

Fortification of the flesh

李关德

著

静欲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1247.57
1275

李关德 著

静欲

李关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欲/李关德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4(2010.7 重印)

ISBN 978-7-5321-3743-5

I. ①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044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正文插图: 桑麟康

静 欲

李关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 385,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43-5/I • 2863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充满青春活力和理想追求的海浪花

李信利

读《静欲》这部书稿的最初感触，书名使我觉得很新鲜，有些奇思妙想的意味，就想知道作者寄予了怎样的寓意？翻阅书稿，第一页第一句写的是：“失落依靠似的晃，晃得头昏眼花……”。秋林和他的伙伴第一次离家远行，坐在颠簸的轮船上去海岛农场务农，开始不同寻常的人生之旅，他们的前途将会怎样？他们的命运怎能不让人牵挂？

是的，我读的还是“书稿”，从初稿、二稿到改订稿，每次读来总感到有些不同于前，字里行间有一种纯净如水又热情似火的青春能量，在抑制不住地喷发，使鲜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颇具个性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于是我想，《静欲》有望成为我国文学园地中，含苞欲放的一朵新花，虽显得稚嫩却新颖别致。这花处于萌芽时期，正在舒展枝叶，需要风和日丽的好气候，应该给予必要的浇水施肥。我想，泼点“冷水”也许更有利于生长！因此，我没有对书稿给予一味肯定，更没有廉价捧场，而是毫无顾忌地指出缺点、弱点和不足，供作者参考，建议作进一步修改。就像北方寒冷，树长得慢，但材质好。给书稿泼点“冷水”，促使作者反复修改，慢是慢了，却有利于提高作品的质量。我们有这个共识。更令我欣

慰的是,作者有“海量”,能吸纳包括不怎么准确的意见,认真进行了多次修改。我确信这朵缓慢绽放的新花,一定会有令人赏心悦目之处!

当然,《静欲》这朵新花,生长在海岛上,经受了海风的劲吹,海浪的扑击,因而海味浓,海性强。这部反映上海知青在崇明岛农场务农,经受几年的磨炼;尔后回到上海,继续多彩的人生追求的作品,从集中刻画的秋林、高佳、蔡春华、阿七头等人物的,到着力描写故事情节等,整体来看,显然不是一朵山花,并非又一部已成特定概念的知青小说。不错,同一时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但诸多作家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却是各不相同的。何况《静欲》是另辟蹊径,用鲜活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描写了特定环境中青春火焰的炽热、理想追求的惆怅、爱情萌动的犹疑……读来令人遐想,自然想到《静欲》这朵新花,是海浪花,灵动,活泼,连绵起伏,滚滚向前!

《静欲》出自一位业余作者之手。我也一直是个业余作者,对业余作者的甘苦是有切身体会的。业余作者最希望的是得到理解,不被误解。记得我在单位里主持工作时,笔瘾远比烟瘾更难戒,偶尔写了篇小文章,想不到见报后议论纷纷,有的说,工作忙怎么还有时间写稿?是叫别人代劳的吧!有的说,工作时间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写稿,谁晓得?如此这般,令人哭笑不得,我只有叮嘱自己正确对待,一笑了之。《静欲》的作者比我幸运多了,他也是一位当年去崇明农场学农的上海知青,然后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业余作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勤于笔耕,他认同于“干部动手写文章有利于工作,笔耕成果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的观点,也因此受到领导与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他将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进行艺术构思,精耕细作似的写成文艺作品,虽然不能直接服务于本职工作,但对繁荣文学创作也是有益的贡献。《静欲》既源

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写得真实生动,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一定高度的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得到较多的好评!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喜欢京剧的,近年又起劲地学唱了几句,还粉墨登场过。当听到要我为《静欲》写这篇序言时,自然联想到京剧演出的情景:每当开幕时总少不了一阵开场锣鼓,观众们马上就都聚精会神,将目光一起投向舞台上,观看精彩的演出。但愿我的这个小序,能像京剧的开场锣鼓那样,引起大家的注意,将目光都投向《静欲》,看看这本书到底写得怎么样?

是为序。

目 录

序言:充满青春活力和理想追求的海浪花 李伦新

第一章 食色性 1

1. 听鳖汗窥视女知青洗澡 1
2. 大米稀饭酱包瓜 10
3. 寻找米黄色短大衣 17
4. 花蝴蝶效应 26
5. 性知识补课 34
6. 养猪场里送情书 41

第二章 情与恋 54

7. 玫瑰红的电话亭 54
8. “滚地雷” 70
9. 金榜题名空欢喜 82
10. 女大三,屋檐坍 90
11. 空中喜床 99

第三章 小鱼儿 111

12. 暗恋表妹丽丽 111
13. 蔬菜大组长枕边话 117
14. 硕士生摆摊 126
15. “阿七头”与“青皮蛋” 138
16. 男保姆 147
17. 老码头鱼柜夜排挡 153

18. 鱼柜旁说话尽是腥味	162
第四章 情无序	169
19. 八音盒	169
20. 透视垃圾堆	177
21. 吹灯熄火白费蜡	188
22. 暗敲边鼓	195
23. 阴差阳错	201
第五章 欲无常	208
24. 五子登科	208
25. 青年敢死队	214
26. 匿名举报	220
27. 煤球是白的	224
28. 逍遥宫不逍遥	232
第六章 免职破财死老婆	238
29. 酒醉驾车闯群祸	238
30. 一夜富翁醉语杀人	243
31. “百万富翁”	250
32. 她是一个静女	255
33. 五十岁生日	260
34. 珠珠花白兰花	266
第七章 像狗一样做人	271
35. 资产重组	271
36. 画春宫画	276
37. 船老大的干儿子	282
38. 庙街故事多	286
39. 狗一样做人	299
40. 救场如救命	304

第八章 资本人的博弈	312
41. 超前投资潜力股	312
42. 搏一记拳击一对一	319
43. 金苹果事件	327
44. 慈善大叔	333
45. 少一只“卵子精”	341
46. 一枚硬币计划	349
47. 裕鑫欲望上市	359
第九章 资本的性欲	366
48. 钻石王老五	366
49. 网络公告新贵	377
50. 不许乱说乱动	383
51. 脱壳金蟾被再造	390
52. 好一头发情的马	398
53. 上帝策划逃离	405
54. 握手时朋友像贼一样相互提防	413
第十章 “财负效应”	421
55. 好一个“舟”字了得	421
56. 用假言杀死真人	428
57. 兄弟——凶手刀头垫	435
58. 烧的火炉都是一样的	441
59. 学冉·阿让还是堂·吉诃德	447
60. 财酷无情	456
后记	李关德

第一章 食色性

1. 听麓讪窥视女知青洗澡

船在摇,人失落依靠似的晃,晃得头晕的秋林萎缩斜靠在船舱的长椅上,耷拉着脑袋像只猥招猫,时而恍惚,又是昏沉沉的呆。装货四等舱改成的客舱,舱内通风经过弯弯曲曲管道被输送得有气无力,闷,热,焐出人汗味混杂着柴油辛辣淋漓的气味到处都是。秋林伸出手,举起巴掌拍拍天灵额,指蘸万金油在太阳穴涂抹,又在人中处点抹,刺鼻的清凉,瞬间的清醒驱散了花眼的小星星。站直起身板,晃了晃,站稳脚跟后走出船舱,手扶着船栏眺望。海面宽阔,天际线一眼望不到尽头。眯起眼,仰天望,头顶太阳微朝西移,白云红彩霞飘荡变幻着形象,时而酷似老虎张牙喷吐着毒辣,又像天龙舞爪嬉耍着火球。海风阵阵拂面而来,整个人儿如同在风浴中,晃萎靡的秋林顿时清凉爽快了起来,紧系的心襟也舒展了几分,打起精神在不远处一席遮阳空地坐下。忽然,发现身旁紧挨的是海岛农场的几位领队,正围成圈在聊天。间隙片刻,谁未婚先孕了,谁谁谁多角在恋爱,“阿七头”偷看女知青洗澡……知青闲话男女韵事飘进了耳朵,秋林惊闻,觉得好奇,听得入迷。

戴眼镜小个子神秘兮兮透露一个情报,说“老特别”红运高

照,又有三四个女知青对他特别好,正在醋淋淋地生死择恋。

爱叫别人绰号的大个子,指点着戴眼镜小个子,叫他“情报”,问这个情报来源是否可靠,是自己掺和绞了进去获得的,还是派了卧底窃取的。但是情报来源没人关注,情报涉及的对象挑逗起知青闲话的兴趣,一个劲儿开涮起“老特别”。是不是旧情难忘。是不是又相中哪位嗲妹妹。热恋男女都是白痴,“老特别”脑袋是不是进水了。肯定进啦,要不,怎么会江郎才尽语言大师失语呢。哈哈,哈。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

“老特别”回应道:“搯! 搯得我特别痛。”说话时一个习惯动作,眯起左眼一手搔耳朵一手抓头皮,惹得众人哈哈笑,笑得前倾后仰,甚至捧腹笑弯了腰,体形像只大虾米。

“情报”压低语音说出一个绝密级机密。停顿片刻后,左瞄一眼右顾一盼,一字一句说:“一个特别机密情报。”大伙伸长脖子,凑近耳朵。大个子不耐烦,拳头敲击甲板,责怪“情报”卖关子,催促快点说。

“情报”压着嗓门降慢语速说:“一个特别、特别绝顶,特别、特别的艳闻——‘阿七头’偷看、偷看女知青洗澡。”

搓! 看洗澡?“老特别”着急地追问。“搯噢,女知青是谁?”

“她是人见人爱的海岛农场一枝花——高佳。”“情报”故意拉长语调说“高佳”两个字。

“啊——是她?”幸灾乐祸的“老特别”转而又怜悯同情,“是高佳! 这,怎么可能呢。”

接着,“情报”绘声绘色讲起这个艳丽情报的由来。

那是夏天一个夜晚。连续一周高温,白天热得够呛,夜晚海风也是暖洋洋的。烈日曝晒数日,大地滚烫滚烫,养猪场里的知青女宿舍,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到了晚上尤似一间蒸笼。关紧门窗洗澡如同蒸笼里焖鸡蛋,热气腾腾的烫。无奈,只得启开一扇窗,拉

上布窗帘，澡洗后仍然汗水淋漓，方领衫穿上身，立刻沾满汗水，粘连前胸贴紧后背，受罪，够呛。女宿舍两人住一间，往常轮流洗澡，一个里面洗澡，一个窗外站岗放哨。那一天，同宿舍女伴到镇上去买生活日用品。高佳打扫完猪圈，猪粪热烘烘熏得汗流颈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一个人先洗澡了。

天赐良机美辰，一个黑影出现在女知青宿舍窗前，捷足先登。是谁？灯光明窗前站人，头戴压发帽，剪影清晰，不是别人，就是农场知青“阿七头”。他领先一步，乘虚偷看。

“谁发现的这个秘密？”大个子发问。“情报”解释，想看的人多呗！“老特别”习惯性动作搔首抓腮，反诘，“那么多的人当中，不会有你吧？！”“情报”自我辩护，说：“乱弹琴！出乱事嘛。”“哈哈！不打自招。”大个子推波助澜。“情报”有口难辩，“这，这——”一时无言以对。“哦，此地无银三百两。绝对。”“老特别”铐钉转脚。“你也别解释了，这种事啊，越辩越不清，越讲越糊涂。”大个子像有过同样经历感受，善解人意口吻，帮“情报”开脱解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留下个想象空间，任人猜测随意推理结论。因为此时，沉默是最好的解释语汇。

秋林看戴眼镜的小个子，果然一个活灵活现“情报处长”的样子，如同一只模子刻出的，其模样、神态、腔调，和《渡江侦察记》电影里的情报处长活脱似像。两块厚镜片，语速快，装模作样分析说理，尽管瘦小但很精干，神态不乏一个情报长官所具备的风度和机灵。

“情报”转移话锋，“呸！‘阿七头’，不要脸！”他在主动扭转被动局面。

这一招果然灵。知青们接“情报”话题敲打起“阿七头”，数落他的不是。“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你敲一榔头，“流氓。无赖！”他打一棍棒，“把他抓起来，判刑坐牢。”

内疚曾有过的幸灾乐祸,使得“老特别”目不转睛。忽而怜香惜玉般的眼神,忽而注目搔首抓腮,忽然想起一句要紧话,拍拍手掌,引起旁人的注意,说:“嘿,嘿!这种事不能张扬,防扩散!”“老特别”提醒,众人呼应对对对,互相对视点点头。人群圈里,一女知青一手撑地,单膝跪地支起上半身,说:“不然,高佳今后怎么做人。”

此时,秋林侧面观望“老特别”,个头不高,长脸形。五官长得颇有特色,兔咀豁唇,眉毛倒挂,牛眼一大一小,塌鼻头,说话鼻音浓厚“嗡嗡”有声,唇津白沫赛过海岛的乌小蟹。装束土,土得时髦。中山装的风纪紧扣,遮掩了衬衫的假领头,四个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别三支钢笔,显摆嗜好舞文弄墨。卡其布长裤,裤脚管下摆夸张地放大,如悬挂一只倒喇叭。席地而坐,露出赤脚穿的一双五香豆跑鞋……这是秋林的第一眼印象。

柴油发动机声响隆隆,似乎掩护着头碰头谈隐私,咬耳朵说尴尬,众人进一步刺探偷看的精彩,围追“情报”下文兴致不减。同情弱者,人皆有此心。可是“阿七头”偷看高佳洗澡传闻,人人都讲不能传不能张扬,但一个转身就窃窃私语去了。自由谈三个起劲,还富有想象,添油加醋。暗地里两人接耳,眉飞色舞,惊心动魄。尤其是高佳洗澡的体态细部、肤色、动作,传得具体形象生动,如亲眼目睹沐浴秀一般,观后谈感想。又好似亲临现场近距离细读,伸手可摸,体香可闻。

船上知青窃窃私语,越是轻,越是听得清。越窃窃,越公开。坐一旁,听罄讷,秋林听得一清二楚。双腕撑膝手托脸腮“唉”声长叹,秋林心里琢磨。领队扎堆人群,传闻那个高佳是一个农场的,一定是。判断迅速准确暗自高兴,秋林差一点儿笑出了声,不愿思绪就此终结,这种自由想象艳闻的心境,是非常愉悦的,应该持续,继续方才的思维,浪漫的思与想,随滔滔海浪去驰骋。

农场一枝花，肯定美。有人想看，而且不止一个，那一定很美！那个老知青，叫什么？对，叫“阿七头”，敢冒危险去偷看，犯流氓罪要吃官司的。从这个角度揣摩，那个被偷看的高佳，她不但美而且有个性，更富有特别、特别的吸引力。她应该很美丽，像盛开的海棠花。秋林搜索留驻记忆中的美貌女子形象，一个鲜活的人物浮出了水面，她应该像她一样美丽。

她是秋林中学班主任，音乐女教师。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身材长得更好。尤其身穿淡湖绿色连衣长裙，像朵盛开的海棠花。那时读书无用，上她音乐课，却异常兴奋。学唱《泉水叮咚》，时间“唰”——超音速般飞过去了。她的歌声似仙女下凡的天籁之音，如泉水叮咚银铃般敲响荡漾，飞入秋林的心房。放学后秋林向她鞠一躬，请她教数学题，顺从她的指点坐在她身旁，听她解题XY，求学的态度很虔诚但一点也没听进去，且装得听明白的样子不停地点头。心弦被叮咚泉水拨动着，深深地呼吸着吸进她的体香气味，却感到头昏体热。

一阵海风吹来。一绺发丝飘落眼前，闻到一股药水肥皂香味，与她的体香不一样。闻香寻来源，秋林发现药水肥皂香味飘溢的源头，来自身边邻座女知青乌黑的长发。海风，香发，牵引秋林思绪回到了船上。

甲板上，知青又集聚了，围成了圈，好似开批判会。偷看，侮辱，猥亵，凭什么高佳受屈辱？“阿七头”是流氓，破坏知青下乡！流氓犯，罪该万死！五花大绑杀了他。如同列席代表出席批判会，秋林的心情也怨愤起来，替高佳抱不平。暗语：“呸！流氓！揍你，揍扁你。”捏紧拳头暗暗发誓：到农场打人，第一个就打你“阿七头”。

“瞧，前方就是海岛。”不知哪位男高音一声喊，欲离开甲板的人群折回了头，驻足眺望前方。秋林收起混沌的思绪，踏上船舱门

坎,挺直身体看前方。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隐约呈现海岛陆地轮廓线,像海龙皇宫一枕横梁,浮出海面。“海星号”轮船继续加速,海岛上的绿树参差,建筑依稀可见,轮船起伏在浪里,海岛尤似嫦娥手中如意玛瑙,踏着海棠花的浪潮,随海风徐徐飘来。“海星号”距离海岛越来越近,秋日在腾云驾雾,此刻海岛又如同一群奔马,激浪涌来,直冲云霄。秋天海上气候如孩儿的脸,方才还在笑,一会儿露出了哭容。太阳不知何时躲进了云层,天气阴沉,犹如秋林此刻的心情。

秋天的海面上起了风。无风海浪三尺波涛,风起浪潮兴得更高,船靠近码头时开始轻微地左右摇晃。秋林坐在甲板上觉得,船晃得像摇篮。紧跟知青身后,进了船舱,秋林盘算:那个“阿七头”肯定也是个绰号,姓阿的有阿Q,是鲁迅先生小说里的人物。“高佳你好吗?”恍惚中瞬间一个冥想,秋林愣怔,为突然拥有莫名奇妙的关切之心、盲目的怜悯之情而迷惑。再深入想想,是否“怜香惜玉、男人天责”的缘故?秋林不敢细想了。但是,冥冥之中缘分,喜怒哀乐情分,海岛萌姐弟恋情,情缘排定就该是如此。

码头周边建造物矮平,数电线杆子最高。木杆上树皮条捆绑高音喇叭,飘荡出“叮咚叮咚呛——”的锣鼓声,和着知青相互照应声,夹杂老农“吁——驾”赶牛车的呼唤声,铸成一个时代的强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催人心潮起伏。秋林跟在同学蔡春华、夏小雨后面,背着背包,一手拎旅行袋,一手提网线兜,匆忙走过船舱连接码头的跳板,兜里的搪瓷脸盆痰盂叮当作响,两脚踏上海岛沙石路,没了坐船时的晃,有了厚重沉甸的实在感。擦肩过往的牛车,赶车人腰间挂壶晃出老白酒的酒香,奔牛蹄踢土尘扬起田野的芳香,扑鼻刺激,晕船呕吐的胃有了饥饿感,秋林咽着口水,坐上黄牛拖挂四轮的板车,眼帘映入墙上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才慢慢平

静下贪婪的食欲。再回首,海水不知疲倦侵蚀得堤岸斑斑驳剥,呈现海岛码头的老态,只有白墙红字标语,写出了老码头的活力心态,流出质朴自然的海岛个性。质朴自然,如同岛上农民酿的酒,后劲十足。

牛车、马车、板车缓缓驶进农场场部。同校同班毕业生被分开安排,秋林下大田班,春华进蔬菜班,小雨到农业机械修理加工厂。三人握手道别,去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太阳落下了村西头,老牛拖的板车在老槐树旁停下。老槐树是大田班的标志物,建场时种植树杆只有碗口粗,年复一年,根深叶茂挺拔粗壮已一人手臂拥抱合不拢。如同到农场的知青,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大田班原有三个组,每组十二个人,来了新职工,每个老知青带名新学徒。秋林师傅是小组长,就是船上那位“老特别”。

秋天是农活最多的季节,春季稻子刚刚收起,又要抢种秋季稻,耕田翻土,放水灌溉,播撒猪粪,施浇农肥,插秧除草……秋林他们上海岛恰逢秋收农忙,到农场第二天一早,“老特别”挽起中山装袖子下农田,秋林学师傅样子挽起裤管走入泥田,淹没在金灿灿的稻浪里,不见了踪影,犹如被广阔天地敞开博大胸怀拥抱着。

老知青们年复一年,重复着简单的劳动,习以为常。新学徒刚走出校门,踏进农田,在天地之间劳作,一切都觉得新鲜,好玩。秋林在学校学农时干过一些农活,到农场进农田劳动好胜心特别强。头一天劳动,力气四射,紧跟师傅“老特别”寸步不离。师傅关照悠着点,不要干得太猛,只当耳边风吹过。第二天下田,腰就不听使唤,酸得挺不直腰,胳膊疼得抬不起臂。第三天简单劳动再重复,时间一长,增生疲劳、烦劳。特别是水稻田插秧,插秧久了,腰好似断裂般地酸疼,麻木直至僵硬。摒一摒,咬紧牙根拼一拼。一垅秧插下来,猫着的腰像只大龙虾,再也挺直不起来了,感觉自己

的腰错了位,脱了臼似的疼痛。秋林朝天躺在田埂上,就不想再爬起来。

干农活,熟能生巧。小青年睡一觉,体力恢复得也快。数天以后,秋林的农活技能有了长进。站在稻田里,擦着额头上的汗。秋林问师傅如何称呼他。师傅他自我介绍说名字叫“劳德明”,来农场七年多了,有人雅称“老特别”,有人戏称“语言大师”,也有人赠其号“特别大师”。他说随便叫啥都可以,劳师傅,劳老师,联名带姓一起叫,都可以。就是“老特别”你不能叫,“特别大师”我不敢当。秋林背后叫得顺口,叫得特别溜,当面不敢学样叫“老特别”,却说:“论年龄可做阿哥。我在家最小,两个阿哥,两个阿姐。在家,阿哥阿姐叫惯了。”试探着说:“就叫你德明大哥。”“德明大哥”与“特别大师”发音有点相似。“德明大哥,好。”“老特别”噙着鼻头笑,“哼哼哈哈”很得意地走向田埂,挥挥手,示意秋林跟他一道去休息。

田间小憩。一屁股坐在树阴底下,摘下草帽作摇扇,秋林向师傅打听,“德明大哥,哪一位是高佳?”

“高佳?”反问道,“嗯——你怎么知道农场的高佳?”

秋林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海岛农场一枝花呀!”

“哦——”“老特别”夸奖秋林,“机灵,来了没几天,就知道农场一枝花了。”秋林连忙解释,“是来的船上,你们说说笑笑,我在旁边听见的。”“老特别”警觉地追问,“都听见啦?”秋林忙掩饰,“不!听到一两句,只言片语。”

“我说嘛,你是个机灵鬼,没错。”自信的“老特别”一转念头,疑虑丛生,担心秘密被徒弟知道,多刚晒。手粘满泥浆裤腿上擦擦,掏出一支飞马牌香烟和一截烟蒂,手指微微颤抖镶接成一支加长烟,擦燃火柴,点着烟,猛抽几口,不吭声了。

田埂上忙里偷闲的人,抽烟,喝茶,谈山海经。头顶花布的中